



欧阳

娘 娘 腔、偶 像 和『男 子 汉』

“娘炮”这个词最近火了一把，其意所指就是男人有些阴柔过了，娘娘腔加身，可为什么命名为“娘炮”我就没太明白。

不太明白的还有，因为这个小鲜肉的特征，支持和反对的不去研究“娘炮霸屏”背后的原因，居然随手拿起“男子汉”的旗帜和粗鄙的感性审美说辞互怼起来，像“少年娘则国娘”和审美的多元化什么的，有点乱。

审美的多元化这种问题涉及美是不是有标准这样的大学问，不少人认为有，但坚持个性化的貌似也有道理。所以啊，太复杂了，就不添乱了。

可作为还没有习惯“娘炮”风格的老派人士，对那些反对小鲜肉的大侠高论，却也不好引以为同道。别的不说，“玉面郎君”就不是男人？这个恐怕难以说服那些喜欢姣好面容的女士吧？尤其是那些中年已过，积累了丰富生活经验的人。至于动作“娘化”更是无厘头的说法。以伏波娃的洞见：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变成的。意思是抛开生理上的特征，关于女人的行为举止，甚至思维范式等，不过是男权文化中社会积习的僵化界定——实质上并没有客观的男女标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男人显然也是如此，女性化的男人未必不是男子汉，就像女子依旧是女人一样。

让人困惑的是，诸多反对“娘炮”的侠客差不多一致认为，孔武有力，或者五大三粗，然后再有长相粗犷的属性之类，这种外表的刚性才有男人样——那些支持小鲜肉的队伍也不例外地持有外观决定论的同类高见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说公鸡身上的锦毛。

是不是男子汉和长相有关系？好像没有吧。人是智识动物，如果我们一定要给“像个男人”做一界定的话，那一定是责任、担当，或者再加上宽容、勇敢以及流行甚广的偏见，如更理性之类……无论是心智上的考量，和长相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要我说，对人的审美也应该是如此。试想，一个貌美如潘安的白痴，即便是痴小鲜肉的人也不会觉得美吧？

所以啊，真不能拿长相以及肢体行为，这些外表展示的现象来推断结论。

当然如此，但“娘炮”独大显然还是有些不妥。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资本营造的偶像诡计。要说这也没什么错，人家为的是赚钱嘛。真正需要质疑的是，何以会有那么多人被商人牵着鼻子走，不惜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地去追随。

不知道焦虑的大侠们想过没有，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会如此盲目的行为吗？我以为不会，以我在生活中的观察，只有那些人云亦云的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逐利资本所诱拐——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大妈级别的成年人，都是如此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有那么多人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吗？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，兴许我们可以从影视——这个“娘炮”、小鲜肉的根据地——普遍的一些倾向来摸摸一下。

偶像崇拜不是一两天了，不知道那些小鲜肉如果身价微弱是不是还能有偶像的名分，撇开金钱欲望的诱惑，那些觉得用脑很累的偶像拥趸能从偶像身上收获什么呢？

因为不了解偶像俘虏们的思维逻辑，这还真不知道。不过就国产的影视剧而言，绝大部分影视剧，包括那部票房创纪录的情怀影片，几乎都充斥着非逻辑的神演绎，幼稚的酷、搞笑的潇洒，还有不习惯思考的少年儿童容易接受的“大智慧”，以及经不起诘难的各种武断结论，填鸭般狂轰滥炸，结果，复杂的、或许还荒诞的社会、人生，充斥着幼儿扮家家那样的感性判断——粉丝们不仅不去质疑角色行为的荒唐、幼稚，反而立场、情怀先入为主地拒斥他人的不同论断。

显然，这些才是聪明资本任性的底气。

然而，我们不应该归罪于资本行为，甚至不该指责影像娱乐节目，不管怎么说，电视台不会热衷没人看的节目，既然很多人喜欢倾听文盲一样的演员（小鲜肉）大谈人生感悟和意义，人家当然要迎合宝贵的受众，不是吗？

行文到此，我忍不住想提个问题：众位反对“娘炮”的家长或者还有老师们，面对成长中的孩童，你们是执着于灌输私有的、过去的，未必适应发展的结论式观念呢？还是放任、启发他们建构自己（未必正确）的判断系统呢？不夸张地说，如果是后者，大可不必忧虑“娘炮”们会误了孩子的前程。

淡 淡

马云龙

喜欢淡淡这两个字，喜欢淡淡这种感觉。

淡淡的白云，淡淡的山岚，淡淡的晨雾，淡淡的暮霭，淡淡的茶，淡淡的酒，淡淡的熏香，淡淡的陶醉。

淡淡，那么普通的两个字，那么完美的一种结合，往左是无滋无味的水，往右是烈焰烧身的火——水火交融，却营造出那么和谐的一份心境；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。

抛弃了权势的心是淡淡的，看轻了金钱的心是淡淡的，渗透了情爱的心是淡淡的。

没有大喜，没有大悲。

淡淡的欢欣，淡淡的微笑。

淡淡的思念，淡淡的牵挂。

淡淡的得，淡淡的失。

淡淡的来，淡淡的去。

淡淡的想，淡淡的生。

工匠是一个民族的精华，一个民族的柱石，一个民族的脊梁

工 匠 之 歌

阿 哀

做出来。

我刚刚参加工作就知道工匠厉害了。以前我所在的那个兵工厂是一个生产炮弹的企业，厂里的冲压机是企业的核心设备，但那些轰隆隆压轧钢板的冲程时常漏油，也就是套住冲程的密封圈用不了几天就会开裂，懊恼的是更换一次密封圈常常要耽误半天时间，那时候部队催得紧，机器趴在那里喘气，操作工完不成任务火就上来了，常常把维修工骂得狗血喷头。

后来从东北调来了一个姓韩的师傅，好牛呢，全厂唯一的八级工，工资跟厂长差不多，他做的密封圈两三个月不裂，从此炮弹生产月完成计划，动辄就会敲锣打鼓把大红喜报送出去，人人都觉得脸上有光，好多师傅羡慕其中的诀窍，都在想怎样才能一招鲜吃遍天，可老先生三缄其口不理睬，人们便称他为韩皮匠了。

在他日益膨胀的名气里充满了太多传奇，各种各样的故事就把人们耳朵灌满了，我也感觉惊讶悄悄跑到皮具室外窥探，小小的操作间好像没什么特别，一个案子，一个电炉，一个油槽，一堆牛皮，一架台式压力机，后来跟我一同进厂的他孙子悄悄告诉我，那秘密就在那个黑乎乎的油槽里，传说老人家一到制作的关键时刻就把徒弟们支出去，自己上门往油槽里美美地尿上一泡，密封圈就耐用得一塌糊涂了。

为把这项技术传承下去，工厂给他配了三个徒弟，可怜的徒弟跟他学了二三年，把制作皮圈的每一道工序都背得滚瓜烂熟，还一次次耳贴门缝偷听师傅的秘密，便也知道往油槽里撒尿了，开始一个人尿，后来三个人尿，满屋子弥漫着骚乎乎的味道，却始终不见像样的密封圈

真无地自容！所以，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柱石。

我没想到又一次见到航天四院的徐立平是在18年之后。我曾经采访过这个冷峻的年轻师傅，他的事迹听得我血脉喷张。

由于火箭发动机试车发生故障，怀疑填充的发射药夹存气泡，他在那个温润的季节钻进了发动机，手持一把铲刀，硬是把成吨重的发射药，一铲一铲地削下来。那几天似乎并不热的，但汗水竟顺着脖子直往下淌，因为他切除的是发射药，每一刀下去都可能摩擦起火，一旦起火后果恐怖得让大地都会颤抖。但我们的小徐无畏地钻了进去，当他三天后把最后一块发射药从发动机里递出来，旁边人都向他伸出了大拇指，但他只是淡淡地笑笑，我想那笑靥绝对是一道与狼共舞的风景！

然而，整整18年过去了，我又一次见到他时，想不到他依然在那道与死亡调情的工序上劳作。我问他怎么不换个工种？他说发射药的形状有时会毁掉期待的轨迹，而那些形状只能一刀一刀切出来。我想，小徐应该算一个真正的汉子，他从事着在发射药上雕刻的艺术，他不是靠“胆量”冲击了一二次排险，而是在为那个痴迷的“情人”梳妆打扮了18个春秋。

18年了，他有太多的时间，可以犹豫，可以退缩，可以另辟蹊径，但他似乎想不起来，这已经不仅仅是胆略使然。我再一次被这种崇高感动了，



制图 张菁

我注视着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五一劳动奖章，走进了时代楷模的演播大厅，但他始终很腼腆，脸上始终挂着职业的淡定。是啊，只有当你目睹了他那无言的微笑，才可以感受到他身体里澎湃的激情，才可能明白我国为什么可以释放一个又一个精彩的飞行。

所以，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脊梁。

野 葡 萄：

酸 了 味 蕃

浓 了 乡 愁

阳 瑶

画家韩宗华先生有一幅水墨葡萄画，勾勒着青、紫、黑三色葡萄，且配有一句小诗“紫乳青藤一架生，星编珠聚透晶莹”。“星”和“珠”比喻形态，“编”和“聚”拟人行为，且颇具动态，“嗖”地一下跳进了我的眼帘，把我目光牵引到千里之外故乡的小山沟里。

儿时的小山沟里，少有人见过或吃过诸如玫瑰香、马奶子等正宗葡萄。大体只晓得，在灌木丛中，偶尔会遇到一串串野果子，被称为“野葡萄”。长大后，想探个究竟，翻遍资料，觉得点儿像《诗经》里“六月食郁及薁”的“薁”，枝细有棱，叶阔果黑。

野葡萄的家，大多安顿在漫山遍野的灌木丛和刺枣、野柳和黄樱桃树上，它们从阳春三月始，恣意生长，带着淡黄色卷须，左附右攀，在生命力极强的野草、灌木中争得一席之地，崭露头角。待到碎黄小花开遍，也随风清香，引风招蝶，毫不逊色于同期绽放的金银花。

挂了小果，如绿豆，碧绿轻巧，一团一团，一簇一簇，星编珠聚，形态若石榴籽般。从此，野葡萄便正式进入孩子们的世界，成为那个年代少了的犒劳味蕾的滋味。

不多时，野葡萄就开始分化为绿、紫、黑色三类，其中黑色最少，被我们反复品鉴为上等货色。在我们眼里，黑就是王道，酸就是圣旨，指引我们去不畏荆棘，不畏蛇虫，撕破衣服，扯坏裤子，也依然无知无畏地去攀爬找寻。

我们寻遍满山，一路抢夺，就像侵略者对付殖民地一般，将其一一瓜分，这串是你的，这串是我的，那串是他的。长到比黄豆略大些，他们便更不得“安身”，常常被我们“骚扰”。

我们这些小馋猫见天光顾，用轻巧的拇指和食指，一粒一粒地反复捻揉，直到差不多软了，便欣喜地摘下。谁先摘下，就先吃谁的。尽管之前各属己有，可真正摘下来，总是大伙分享，你一粒，我一粒，用指甲轻轻地揭开薄薄的皮壳，皮下渗出一汪清淡的汁水，青色的果肉纹路分明，像极了带有絮状的玉珠。放到嘴里的动作，极其轻巧，就像一年到头吃一次大白兔奶糖时的模

样。入口后，大家慢慢咀嚼，静静地，都不咬声，然后，开始有小伙伴惊呼“酸啊！”接着，喊声一个接一个，直到大家都摇头晃脑，哈哈大笑，开始大碗喝水。这是我们自创的“叫酸”游戏，比的是“耐酸”的本领，看谁能忍到最后一个“叫酸”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极酸的野葡萄只是还未完全成熟罢了，便无一幸免地被我们斩获。

除了我们自己吃，家里的大公鸡也有份。平日里，专横的大公鸡会时常欺负我们这些小孩，啄粘有米粒的小腿，留有汤汁的下巴，生疼生疼的，我们对此耿耿于怀。摘了葡萄，我们也不忘“回报”它们。淘气的孩子在院里，使劲地把葡萄抛到空中，引逗大公鸡，一向高傲跋扈的公鸡也屁颠屁颠地跟着葡萄转，鸡爪和鸡冠跟着在空中画圈，野葡萄颗粒小，被它们直接“囫囵吞葡萄”了。抢到吃的，它们自然得意洋洋，可不一会儿工夫，便摇头摆尾，张开嘴巴，拼命往土堆里钻，粘得满嘴泥巴。原来，吞进去的葡萄开始破皮，酸性发作。这时，孩子们便有了报大公鸡一啄之仇的快感。

如今，故乡的小山沟里是否还匍匐着恣意生成的野葡萄，是否还有孩子们如我们儿时一样，抢夺野葡萄，玩关于葡萄的游戏？远在千里之外的我，时常回味着那丘陵山间灌木深处的野趣，那股沁人心脾的酸。这野葡萄勾引着我的味蕾，浓郁着我的乡愁，指引我抵达千里之外的故乡。



小孩不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交朋友。赵春青 画

春 色 满 园

李子燕

的春天——以他名字命名的“菲菲书社”，在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开张了！那一天是春分，艳阳高照，万物复苏，宋菲菲第一次笑得那么灿烂。改革开放后，允许搞个体经营，对于他这样的残疾人个体经营者，相关部门不仅把执照送到家，还特别照顾免收所得税；河北省涿鹿化肥厂奉献爱心，免费帮他制作了一个铁木结构的书亭。从此，这个来自东北的残疾小伙子，光荣地成为一名自力更生的个体劳动者。

创业路是艰辛的，有毅力的人终会换来收获。1987年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关于菲菲书社的文章，赞誉他坚持卖健康书、合法书、平价书。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他的故事，讲述在改革开放中，菲菲书社从无到有，三年销售书刊90万册，彰显残疾人的人格尊严。

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，拍摄了电影《北京菲菲书社》；中国新闻社把菲菲书社收入大型系列电影《中国》，在海外放映后，很多华人在信中说：

“祖国的改革开放，让一位弱势国民得到长足发展，社会地位空前提高，让我们海外赤子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。”

1988年3月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正式成立。看到电视上的残疾人联合会会徽，从不轻易落泪的宋菲菲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透过会徽的中心图形和边线采用金色，宋菲菲仿佛已经看到：中国残疾人事业沐浴的阳光，生机蓬勃，欣欣向荣……

1990年9月22日，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，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，引起全世界的瞩目。当“亚运之光”火炬在喜马拉雅山被采集后，最终汇聚于首都北京，整个中华民族的豪情瞬间被点燃了，而宋菲菲作为全国优秀残疾人代表，有幸在观众席上见证了这神圣的时刻！

更可喜的是，他也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，在促进

残疾人“平等、参与、共享”的美好氛围中，被选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手，与伟大祖国一起——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！

社会地位得到提高，生活有了改善，但他没有忘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。多年来，菲菲书社举办多次义卖活动，向灾区和希望工程捐款数万余元。得知他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“青年志愿者”称号的时候，105岁女红军王定国老人曾亲笔题词：“流水百万卷，涓涓百万人，小屋连四海，菲菲传友情。”勉励他以精神文明，传播精神食粮。

时代变迁，来不及细想，四十年风雨拼搏路，中国残疾人事业走进了新时代。宋菲菲深知自己是幸运的，全国8500万残疾兄弟姐妹也会跟他一样，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。

至于一副拐杖究竟能走多远，宋菲菲早就不再纠结。从东北到北京，从自卑到自强，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，其实只要心中不设限，残疾就不再是障碍。拐杖无法到达的地方，春风可以抵达；春风能抵达的世界，定会春色满园！

